

上世纪末，北京经济在持续发展中，迎来新的腾飞机遇。在地产业作为国家支柱产业进一步扮演重要地位而如火如荼地开展并引起公众越来越多的关注时，有两个集团应运而生，即国企新地集团与民营天跃集团。他们以较高的起点，不同凡响的举措，很快在业内唱响开发之曲……小说的故事里，有很多人物以不同的方式，在各自的圈子里粉墨登场。其中有曾经是政府高官后又做全资国企一把手的卢佳宁、周韵；有从打工仔到地产巨无霸

掌门人的田
心十足得有
局级董事长
了事业而
孩子面前
又留有很
造价师李
个对不起

危楼

珙；还有信
点霸气的副
孙志文和为
在家庭、
失去很多
多无奈的
铨；还有那
眼的翘嘴

小鱼——刀子鱼情有独钟的副市长朱家琪以及财大气粗在京城被绊倒的开发商田俊喜；那个在大会上公开教导女员工生孩子的从大学老师下海的从事地产开发的睿智者、那个如同龙卷风般卷走了沉积之后从地上冒出了金子的华侨叶贝荫；那个貌若天仙的金若冰；那个敢于干大事的叶文蕙；那个周大爷、孔凡尘、杨柳草、田清们以及靠小智慧而成了暴发户的博士员工那玮；对了，还有憨厚的松狮豆豆、勇猛的乌鸡、欢闹的喜鹊、甚至名字听起来好难听的大王八等等动物，他们都是值得品味，也是应该品味的。

北京开发商的救赎

黄晓汉 著 作家出版社

WEILOU

危楼

北京开发商的救赎

黄晓汉 著 作家出版社

WEILOU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危楼：北京开发商的救赎/黄晓汉著. - 北京：作家出版社，
2011. 10

ISBN 978 - 7 - 5063 - 6077 - 7

I. ①危… II. ①黄…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01184 号

危楼——北京开发商的救赎

作 者：黄晓汉

责任编辑：那 耘

装帧设计：翟跃飞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社址：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编：100125

电话传真：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015116 (邮购部)

E - 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刷：三河市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170 × 240

字数：400 千

印张：26

版次：2011 年 11 月第 1 版

印次：201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6077 - 7

定价：38.00 元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录

第一章	神秘的菩提树	1
女专家犹豫了一下，停住脚步，习惯地用双手扯了一下衣领，从容地说，“从视觉上看，树龄还是较长，至于是不是长到可以挂上古树红牌或绿牌，那是要有科学数据作为评判标准的。所以，要我对这棵菩提树下结论，还不到时候。不过，我要告诉你的是，无论从人文的角度，还是从植物学的角度，就地保护好这棵在古镇乃至北京整个地区屈指可数的七叶树，是值得的，也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在这方面，新地集团作为开发企业，做法值得褒扬。”		
第二章	跳槽	11
对于土地开发利用除了上升到法规层面，操作的主体，也是代表政府。堂哥的话，也给了我信心。		
第三章	联席会议	16
会议第二个议题一分钟就过了：由管委会牵头，政府各职能部门参加，每两周一次硅谷北区南区建设例会。		
第四章	招聘进行曲	20
四月京城的沙尘暴呼喊着如同鲫鱼过江，罩在李铨头上的紫色纱巾有一回都变成小彩旗在她的头顶飘了，要不是在桥下躲沙尘掏耳朵里灌了厚厚的沙尘，蒙在头上的纱巾兴许就随风沙遨游世界了。		
第五章	多彩人生	27
对于眼前这些东西，周韵没有太多兴趣，也就关注较少，研究较少，看的过		



程中，几乎没有吱声。他真怕人说他玩深沉，弄出不应有的故事。于是，他在心里嘀咕起来，朱家琪临时通知自己来，仅仅是看田珩的坛区建设，顺路再来这个深山之中的别墅欣赏宝石的吗？如果仅仅就此而已，就是随意行为啰。可是，作为副市长，家琪市长向来以严谨举事著称，以目前周韵的岗位和面临的重担，朱家琪是不会轻易招呼他周韵的。

第六章 大鳖与小刁 42

田珩有点不习惯。本来，吃饭是比工作还累的事情，应该专心致志，在满足饥饿要求的前提下，享受乐趣。然而，不知从何时起，吃饭成了说天说地的场合。他进一步想，人就是这样，弄出一些规矩自己折磨自己，到头来，还不长记性。说实在的，有很多的事情成在饭桌之上，但更多的事情又坏在闹哄哄的饭局之中，其中的悲与喜，不是一时半刻能够说得清的。

第七章 茶中皇帝大红袍 55

“田珩，茶你同我一样，没研究过，前几天听广播，知道茶大致有白、绿、黄、青、红、黑六种，其中的红茶，茶中兴奋剂，暖胃，老外们把它作为下午茶，顶级的是金骏眉，好几万一斤，一斤中的芽头，比顶级的碧螺春多四分之一，你说的大红袍，属青茶之列，这种茶，鲜浓似绿茶，甘香又似红茶，耐人寻味。”朱家琪讲着茶经。

第八章 捷克红顶大款 65

田珩心里想，这个大个子洋人就知点头，就知道“OK”，我在法国、美国见到的商人不是这样的嘛，难道捷克搞了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一旦搞了市场经济，就知道点头和OK吗？

第九章 伤心总是难免的 76

自从田俊喜被拘留十五天的事定了，他就没再活动了。用刘明明的话说，找什么找啊，公安局的面子就不是面子吗？明明让你受十五天的教育，就要他提前毕业，当时办事定事的人没想法啊！大家都是公务员，代表国家在执行公务，你官大面子大，今后这类事干脆你出面办得啦！再说，为提前几天，活动来活动去，也不值啊！反正，马蜂钻到裤裆里，爱怎么蛰怎么蛰好啦。

第十章 周大爷论狗 90

“说明你不了解狗。”大爷说，“其实，狗这东西，是人类最早驯养的动物，

即使生活在喜马拉雅的藏獒至今也有三千余年历史，越是凶狠，越是良狗，智商越高，也越神奇。你知道狗同样是见到生人，为什么有的咬得到处乱窜，有的却能赢得亲昵呢？既不是狗眼低，也并非其嫌贫爱富。关键的，还是看见狗时人的心态在起作用。

第十一章 赌石 101

“有人先前也有这种看法，”田珙老实地说。在首长面前，老实说话是最好的招。聪明的人对聪明的人说聪明的谎话，总有一天聪明人要被聪明的谎话误了。因为，你再聪明也不可能是这个世界第一聪明的人。做首长的，则极有可能具备最聪明人的特征。不信，你就找个机会同首长接触一回吧。

第十二章 似梦非梦 118

回到单位，田珙与田俊波好好合计了一番，最终两人同意各自出资占有公司的股份。田俊波对田珙说，“你就出任总经理吧，你有外交才能，应变能力，我啊，就当董事。”

第十三章 儿女们的棘手事 166

“雅思六点五分，是在英国上一个比较好的大学的基本资格，雅思需要考，从读、说、听、写四个方面全面综合，没有起码的英语水平到英国没法上课。”韦玮实话实说，“至于他们怎么走，就让金若冰代言吧。”

第十四章 嫌贫爱富的银行 174

“硅谷北区南区一级土地，不做起来是问题，做起来也是问题，”周韵说，“做起来，投入的资金量有近三十个亿，招不来商，项目全部窝在手里，是巨大负担；不做，问题更大，形象出不来，政府向市民交不了差，还有拆迁的二十几个亿，也拿不回来。”

第十五章 一鸣惊人 176

“刚才那位孙志文同志的‘高耸入云，清流见底’的话给我很大的启示，我们将换个角度同市规委和空军方面沟通。”

第十六章 学以致用 182

“恶补清朝历史知识，对于圆明园的故事，要从史实的角度而不是传奇的角度仔细的研究，当好研究清朝历史的半个学者。”田珙像是布置任务一般，“过两天，你跟我到故宫走一趟，让你见识见识。”

第十七章 造反的大胡子 188

孙志文一看，还真有个戴眼镜的人朝办公楼的正面大踏步走来。这个时候的办公楼正面前，突然站起来高矮不一、胖瘦不均的九个人，只见他们脱掉色彩不同的上衣，露出白色棉布长衫，九个人长衫的背后用红墨水写着一个字或标点符号，组合起来分明是“请发给我们血汗钱!”

第十八章 朱市长品评刁子鱼 198

“太是人才，太是人才了。”朱家琪说，“夏师傅虽然没有上马击狂胡，下马草书之志，亦无玄鉴深远，临机果断之谋，但他确有弄料成玉点庸成贵之才。厨师的行当，从最下等的杂物开始，再打水台、打荷、执码，尔后当头锅，这才有接触高人的机会，经过这么十几年二十年的历练就可能成大厨了。大厨出手弄菜，手手不凡，你看夏师傅干煸的刁子鱼，那个味……”

第十九章 商品房定位的依据 211

“西望营的位置虽然位于海淀后山，但对于这块地，不能用常人的眼光观察，一定要同整个西北部发展战略紧密联系起来。目前海淀的税收和个人所得税水平，均位于全市第一，尤其个人所得税整体水平，更是占全国个税收入2%，还有发达的基础教育体系、科研机构、院校聚集区以及国家正在倾力打造的产业聚集链，如生物、软件两大专业园区的建设等，客观上为住宅产业的发展提供了舞台，”叶文蕙说，“具体到我们这个项目，将来的目标客户，就是知识精英和望子成龙的第一、第二批富起来的人，当然还有一批预知不到的客户群体。”叶文蕙客观分析。

第二十章 奥运圣会来临 216

叶文蕙豪言到西藏亲眼目睹圣火点燃，看起来挺美，其实不现实。点燃圣火的地寒彻冰天，海拔高得没影，健壮的人上去，喘气都费劲。

第二十一章 田珙的五星级古堡酒店 223

田珙没料到史英淑对酒店感兴趣，干脆对史英淑说，“我打算在我们面前做一幢完全不同于北京市内的五星级酒店——古堡式的酒店，真正的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那种东西，具体风格是仿古罗马式的，包括廊、柱、庭这些能够体现古罗马特点的东西，都要做得有那个时期的特色，显示贵族风范，而关乎生活舒适度的，则完全是现代科技成果展示的产

品。做它的目的，就是迎接 2008 年北京奥运。”

第二十二章 丘吉尔是个大孝子 233

田军的话，立即引来关注，他接着说，“我住了几个月的那家人，同丘吉尔是远亲。女主人是当地中学的教师。有一天晚上，我同她提起了孝心问题，尤其对老人长辈的孝心问题。女主人说，你们东方，尤其是中国人，对于父母之孝，表现在物质上，我们英国人更重情感。”

第二十三章 京城土地第一拍 243

海淀区西望营居住及公共配套用地项目于十月十二日正式出让，用地性质为居住和配套教育用地，总用地面积 100 公顷，其中建筑用地面积 82 万平方米，建筑规模 120 万平方米，出让起始价 2560 元，经过多轮现场竞价，该宗地最终被北京新地集团以 37 亿 8000 万元竞得，楼面价格为每平方米 3150 元，溢价 5 亿 9280 万元。这是北京第一宗以住宅为主的项目拍卖出让用地，它标志着地产开发用地由政府主导的时代已经来临。

第二十四章 中国精英 PK 美国商人 250

“遵守规则做事严谨，应该是西方人共同的特点。”周韵说，“西方文明，是以合同形式开始的，讲究把事情说清，对于合同条款，抠得很死。中国人信奉博大精深的儒家理念，追捧模糊概念。你们今天谈，不可能不累，美国人也累。”

第二十五章 又一次到北京的米兰 261

米兰九点就到了新地集团的大院。这个将近两米高的捷克人同他们七个人的团队一下出租车，就奔新地集团那间大会议室而去。

第二十六章 招标之谜 271

“就你那公鸭嗓子，还天赋哩。”李铨说，“你记住，像这类事关个人人身基本安危的事，绝不要透露他人，你说他是你亲兄弟也好，是你的铁哥们也好，关系铁得不得了，可你别忘了，铁哥们、亲兄弟，除了你之外，他也还有铁哥们、亲兄弟，他高兴了不高兴了，有意无意之中，也会说出很多的事，尤其像我俩今天商量的事，说起来，像完整的故事，从这个角度讲，是有风险的。”

第二十七章 较量 283

“绅士是什么样呢？”田珏说，“西服革履领带皮鞋就是绅士吗，真正的穿西装的人，腰带和皮鞋的颜色是一致的，米兰今天不是。我的体会，人这个东西，身上的符号，同内心往往有极大的差异，是理不清楚的。”

第二十八章 视频会议 288

“双曲线弧面的建筑拔地而起，坐落于北区南区这块四方形的土地中央，诠释的是中国文化中的天圆地方理念，全钢结构简约的核心筒、海蓝色天然石材铺设的地面及石材中乳白色不规则的经线，仿佛是一条大船正乘风破浪，从硅谷驶向世界。”夹文把话一口气全说完了。

第二十九章 批发大白菜买西瓜及其他 294

“我刚才就强调了，那是前些年，到了现在，还是不如卖西瓜确切，”田珏掰起手指，“有钱的，买大的，圆的或无籽的特色西瓜；没钱的，天热了，也得买个小的尝尝鲜。从大到小，从小到大，从没特点到有特点，有卖的，就有买的，更有外地豪富巨贾甚至是几品大员，也来买，为的是稀缺资源品质保证。面对这样的态势，就得分析西瓜的行情，分析透了，再来布点，买得高兴，卖得欢喜，你能不说是社会发展，人情和谐吗？”

第三十章 北京 GDP 意味什么 309

“她的看法比我乐观多了。”丁能胜说，“叶文蕙主张，从第二期起，请海归派较多的中远设计研究院做设计，要把楼做得洋气、大气、自然，把园林、景观做得精致美观，把全面销售放到 2005、2006、2007、2008 年，甚至 2009 年，以实际行动，迎接奥运，抓住后奥运经济发展机遇。”

第三十一章 英雄区长马立人 312

马立人不知什么时候，手里拿着一只铅笔。“你前天找我要那 500 亩地，我今天告诉国土局，那地，让他们做一级开发。”马立人像是宣布决定似的。田珏心里一惊。这个马立人，几天前还说 500 亩地的事要研究是否协议出让给天跃，怎么几天后就变成一级开发了呢？

第三十二章 华侨的速度 322

不是说商业秘密不可轻易示人吗？叶贝荫坚持不吐真情，“规划基本都定了，我们调整的余地较小，政府主导开发大致方向，是现代城市之道。”

第三十三章	沉默的中央商务区	325
	“看起来挺美的东西，往往要付出更多的代价。”孙志文说，“这个交通环廊，还有连同交通环廊在一个区域的市政管沟，得花近十个亿，作为公共事业工程，今后要无偿移交政府行政主管部门，企业开发成本很大。”李铨望着孙志文，心里还在想着大胡子电话里的事。	
第三十四章	博士那玮的售楼智慧	332
	这个小女孩那玮借着兴奋劲，干脆站起来，在柔弱淡雅的灯光中，和着沁人心脾的古典乐曲，把刚才放在台上的“夸克”啤酒举过头顶，仰着，连续喝了一阵，喝到“夸克”“夸克”一直响个不停，喝得“夸克”浸满一身。喝过之后，那玮把那……	
第三十五章	总算清闲	338
	“从理论上讲，猎到一只金雕或者捕捉到一只活金雕，对于保护金雕种群将有极大的科技价值。”在黄河之水天上来的蒲州古城鹳雀楼时，田洪幸运地见到了林科院专门追逐金雕的专家，心里好高兴。	
第三十六章	大智若愚的央企购楼代表	344
	“你们拿了四条意见，根据你们的意见，我谈谈想法吧！”铁城目不斜视接着说，“对于购买硅谷金融中心项目，我们集团董事会已经议论，因此，我建议从今天起，我们两家抓紧签一个可以相互制约的合作意向书。如果需要打订金，我们可以商议出一到两个亿，要求新地集团出银行同额支付担保，以确保资金的安全。销售总价问题，我们同是国企，一个央企，一个是地方企业，各有各的主管部门，为显示互利、公平、双赢，我们建议采取成本加利润的方式，付款问题，交房时间问题，包括违约责任，我们双方可细分几个组，点对点，面对面的谈。如果同意我们的意见就谈具体的，一项一项往下理，尽快形成可以令双方满意的东西。”	
第三十七章	财富积累数学模型	349
	在北京买房时按揭的利息和房子的升值本来就不是一个等价的嘛。这一点以前李铨没有认真分析过，也没时间分析，挣了钱，就想存银行，等到钱存够了，再买房。这次同中国普兴集团谈金融中心销售问题，无意中，她从对方的律师手中获得了一份权威的统计资料。京城的住宅楼	

价格往上蹿得很快，个别热点地段，甚至涨幅在三年内就翻了一番，有的，一年就翻了一番。

第三十八章 生猛儒商叶贝荫 358

“本来想早来，中国人嘛，请客自己先到的规矩我是没敢忘记的。可就在我要离开时，有辆面包车停在我们售楼大厅的门口，一位漂亮的小姐穿着一身红装从驾驶室走下来，连墨镜也没摘，就径直跑到销售经理的面前，开口就点要买八层朝东面的15套，全部现金支付。销售经理就把这人领到我在工地的办公室。进了门，小姐用纯正的北京腔说，买房的钱在车上，请你们派人领我到银行数钱吧。我跟着她到了门口，小姐拉开奔驰面包车的门，车内堆满了装满钞票的新帆布袋子。我连忙叮嘱关上车门，真怕有人哄抢。把车开到附近支行，支行里的人把钱袋子搬进室内，随即清场。清完场后，关了铁门，全体人员，包括行长一起数钞票。与此同时在大门上方滚动播放的屏幕上打出一排十几年前才有过的告示：本行今天下午盘点，明天照常营业。”叶贝荫讲完，依旧因下午的场面而激动着。

第三十九章 秋后果甜 367

随着金融中心销售尘埃落定，硅谷北区南区的南区土地出让也迎来了春天。央企原信息产业部和化工部等企业总部也相继通过各自途径跟了进来。更让人不可理喻的是，走出硅谷不足三年的国内著名的网络公司——名网公司，也悄无声息地搬回到硅谷了。

第四十章 山不转水转 371

田琪面带微笑。心里想着，两个人已久未同自己谋面，到底有何好事要给自己讲呢？这些年来，是朋友的，不是朋友的，远的近的，亲的疏的，跟他讲到的好事多了。起先，他还愿意听，听到后来，干脆都不听了。随着社会公信力的下降，以前蛮有公信力的人有时也说些疑似有影的东西，可真正往深的一究，仿佛踏在云里。他有时想，是自己看问题的能力提高了呢？还是朋友分析问题的能力没有进步？明明很简单的事情，却处在迷雾中，还一味地在黑暗中探索，花费了精力，浪费了感情。

第四十一章 孙志文梦过太平洋 380

“我们乘坐的英国希思罗机场上的飞机，真大，上来了，就困。飞机平飞后，我就入梦了。”孙志文让李铨调高空调温度，开始叙述空中之梦。

第四十二章 大手笔 383

麻俊雄和祝大娟离开天跃后，田珙做了两件事。一、对云蒙山庄项目政府行政许可情况进行了全面摸底，其结果是，与麻俊雄提供的情况基本相同。二、以上市公司天鹏置业的名义从北京开始运作，最终与江夏市建设银行秘密接触，并进而同江夏市法院协调，再把关系理顺后，同建设银行签订了云蒙山庄项目转让协议。天鹏置业以高出麻俊雄朋友公司两个亿人民币的价格获得云蒙山庄项目继续开发的权利，江夏市建行违约，赔付麻俊雄朋友公司三个亿。这笔巨款赔付，麻俊雄和他的朋友都是没料到的。用两个亿的订金加过程中的努力，尽赚二十几个亿，即使放到美国纽约第五大道，也还是成功的交易，是项目操作成功的范例。

第四十三章 五体投地的功夫与拉森拉日雪山和拉木拉日圣湖 390

说实在的，来拉萨前，田珙什么也没想，就是一个目标，去西藏。来了，置身到了一个不曾经历的世界，真是感觉神秘圣城的佛教建筑是一部西藏历史的长轴，让你读，让你翻，让你从精神上不想释卷，有归真般的寄托。

第一章 神秘的菩提树

叶文蕙那辆红色德国原装甲壳虫车停在四环辅道一块不大的停着两辆旧自行车的巴掌大的空地上，被霁蓝与紫黄簇拥的三月京城太阳像个胖胖的娃娃躲在天际边懒懒地伸着腿，把睡足了觉而格外有神的眼睛睁开来，让难得一见这种风景的早起的人们久久地凝视着，凝视着。

叶文蕙从车上走下来，她习惯地用戴着丝绒超薄手套的右手扶了一下外红内黄的眼镜架。刚刚往南边的小道上走了两步，突然，在她的正面跑过来一位壮硕的小伙。叶文蕙心里有些紧张，不知如何应付时，小伙突然大声喊：

“周大爷，周大爷，那位开红车的叶工来了！”

叶文蕙在原地站着，壮硕的小伙子冲着她不客气地说，“你来了，我还以为你昨天下午的话是糊弄人的哩，周大爷都等你多时了。”

叶文蕙没有吭声。那位被称作周大爷的老者手脚麻利地快步走来，还没等叶文蕙打招呼，就气呼呼地叫起来：

“叶同志，怎么回事？今天凌晨有人要伐菩提树。”

“不会吧！关于这棵菩提树，公司可重视哩，我来，就是要告诉您，”叶文蕙说，“我们正积极想办法，力争就地保护！”

“小同志，你真是官僚呀！凌晨两点半，有四个拿着电锯的人来，在菩提树边转了一圈，把电锯开开，准备伐哩，要不是我和大海阻拦，菩提树就四分五裂了。”

叶文蕙没有吱声。她知道，在这种场合，解释是没有用的，弄得不好，还会把事情弄得更僵。于是，她岔开话题，对周大爷说，“大爷，我答应你，要帮你查清菩提树的情况。昨晚，我翻了翻资料，这棵菩提树，学名印度七叶树，原产地喜马拉雅山西北部阴凉的山谷，高度可达30米，树叶为掌状复叶，共七枚，长达25厘米，幼时青铜色，后变绿色，秋季变橙或黄色。”

叶文蕙见老人和小伙在注视着自己，声调高一些继续道：



“这种七叶树，全世界共两属 15 种落叶乔木灌木，分布于北美洲，东欧和东亚。其中美国加州的七叶树，树高 10 米，树形宽展开形；欧洲的红色七叶树，又称密花红叶树，鲜艳的红花和红褐色的树皮也独具特色，树高 20 米，树形同我们亚洲的一样，宽柱形。”

周大爷脸上舒展开来，冲着叶文蕙“哦”了一声。

“大爷，甭听她的，什么欧洲的，美国的，同咱们擦不上边，我们只关注我们面前的。”小伙子拉住老人手臂往前走，“昨晚到今天凌晨，我打了一串电话，你们开发公司伐树违法，伐古树要坐牢，上午电视台到现场采访哩。”

周大爷急急地朝菩提树走去。叶文蕙紧紧地跟着。走在旁边的小伙子用斜斜的眼光看着叶文蕙，一脸的蛮横劲，“我就不信邪，你们不就是房地产开发公司吗？不讲理，总有人让你们讲理！”

叶文蕙假装没听见似的，一如既往地跟在周大爷之后走着，她的四周满是残垣断壁破瓦烂木。

周大爷站住不走了，此地离菩提树所在位置大约三十多米。

太阳不知何时已爬起老高。周大爷对叶文蕙说：

“你是有学问的人，估计菩提树有多高？”话完，老人用不太明亮但却很有神的眼光望着叶文蕙，等待答案。

“有二十多米高吧。”叶文蕙脱口而出。

“二十多米？恐怕不是‘多米’而是八、九米，”老人反应迅速，“你不是说印度七叶树树高三十米吗？这棵树快三十米，应该是棵老树、古树了。”

叶文蕙听出了老人话中之意。她不得不佩服老人的睿智。

“大爷，北京较之喜马拉雅西北部，气候条件更适宜树木生长，那里的三十米高的树恐怕比这里三十米高的树年轮更大呢。”

这时，壮硕的小伙抢身过来，“叶工大人，我要说你不懂事理吧，你又文质彬彬的，像是喝了很多墨水的人，可你说出的话前后圆不了场还带了不少刺，烦不烦啦！你听周大爷说过吗？周大爷记事起，这树就老大了，北京刚解放那阵，树上有四种鸟筑巢。树顶上的是喜鹊，树中间的是灰喜鹊，一个平枝上，住着在树中飞起来如同箭般穿梭的鹁哥，更奇的是白头翁把轻巧的窝儿搭在细细的枝丫之上，遇到刮风的日子，大伙真担心白头翁的窝会从树上抖落下来哩！即使我当孩子头的时候，这树上树下也是鸟鸣人欢，百般情趣。那树上的喜鹊和灰喜鹊，认识人哩，每逢寒冬素春，街坊邻居，有意无意将猪骨鸡翅放在房顶，雀儿们成群抢食，不了解缘由的人都说，周大爷门前是块风水宝地。还有灰喜鹊，孵卵季节灰黑的长尾巴不管风吹雨淋，总是伸出巢之外老远。”

叶文蕙用左手撩了一把因为微风吹散而从眉毛上掉下来的一小绺头发，对周大爷说：

“大爷，我该回公司上班了，今天上午就菩提树的问题有个论证会，专家们还要到现场实测相关数据。”

周大爷脸上终于露出了一丝笑意，“叶同志，等你的好消息哩。”

叶文蕙转身往回走。正走着，右腿一绊，差点摔跤。慌乱中，她感觉踢到了什么，于是下意识地低头一看：

“啊！”

原来，叶文蕙踢到的是一只长得圆滚滚的翘着菊黄色尾巴、浑身厚厚金色、滚圆的、头酷似雄狮叫豆豆的松狮犬。

“豆豆过来！”小伙子大喊。

“大爷，刚才吓死我了。养这么大的狗！怪瘆人的。”

“我现在住的地儿，离这里有四站地，不知咋的，它就跑到这儿来了。这家伙跟人一样，也是故土难离呀！”周大爷深情地说。

“大爷，这狗像个狮子一样，咬了人怎么办啦！给它打了针了吗？”叶文蕙一边走一边不时回头望着站在远处同壮硕的大海一起站着的豆豆。

“叶同志，豆豆原来就是这片的明星，在我们的小胡同院里六户人家，只要有生人来到小巷中，它就轻轻叫，像是报警，自个儿却不动。早晨小朋友们去上学，它就跟着起来，送好远，我们都说，豆豆有点像人。我们有时嘀咕，有一天豆豆会说话了，站起来，世界就是它的了。”周大爷说着，脸上的皱纹堆起来，一褶连着一褶的。

“周大爷，你太幽默了。”叶文蕙说着，快步往车旁走去。她还没从惊吓中解脱出来。

新地集团总经理周韵刚到办公室，门被“笃笃”地敲了起来，还没等周韵应答，叶文蕙推门而入：

“周总，向您报告一下，拆迁现场的群众今早说，电视台的今天上午要到硅谷北区南区。”

“电视台要来，欢迎啊！我还想请他们到硅谷来看看哩，看看我们硅谷人的速度和精神状况。”周韵不以为然地说。

“周总，您老人家还没明白我向您报告的意思吗？电视台这次来，是冲着硅谷拆迁过程中古树保护工作而来。昨天晚上，也不知哪个单位的四个人窜到现场要伐那棵印度七叶树，老百姓发现后举报我们公司企图砍伐古树，电视台决定要来现场抓现行哩。”



“叶文蕙，你别急。菩提树的问题，公司意见很明确，如果确是古树，我们毫不含糊地加以保护；如果达不到古树保护标准，我们再拿出各方满意的办法，一会儿，你们不是要同园林局的同志开论证会吗？在这个问题上，听专家的。”

“周总，事情说起来容易，真正落实起来还要有招啊？如果昨晚不是那个被工程部的同志称作硅谷幽灵的周大爷和他的同伴、那个壮硕的叫大海的小伙子发现，菩提树就没了。出现了这种情况，新地就惨了，您周总就惨了。”

叶文蕙说完话，看着周韵。周韵细细打量眼前这位到公司才七天的员工，不禁心中一喜：我们新地要这样敢于说真话的人啊！

“谢谢小叶。我会关注这事。”周韵说完，拨了那部红色电话，道：

“丁总，你落实一下，昨天晚上是哪个单位派人去伐菩提树的，情况给我反馈一下。另外，今后此类事情，请你们按程序认真管一管，硅谷北区南区是科技园核心区，是全市第一个实施区域一级土地开发的示范区，一举一动都要格外谨慎。”

周韵刚把电话放下，主管工程的公司副总丁能胜推门而入。周韵刚才的电话，就是打给他的。

“周总，这么点小事这么快就捅到你这儿了。那棵菩提树歪歪斜斜的，要形没形，要样没样，早该伐了。市里在园区圈定的古树，不包括这棵树。那个周姓老头和几个老百姓凑在一块无理取闹，要是依了他们，下一步还不知这些人生出什么妖蛾子。”丁能胜进屋，话一连串地甩出来。

“丁总，这棵菩提树的处理可不像你想象的那么简单，你知道吗？上午电视台将为这树而来。”

“来好了，我们按照市政府的要求，光明正大地办事，难道还怕电视台曝光不成，即使曝光，也是给公司添彩吧。”

“丁总，你还是不要盲目乐观。关于专家论证会，一会儿你参加吧！我真担心拆迁工程这块出问题，尤其是某一件事情处理不好，发生集体上访闹事事件。”周韵说出了自己的担忧。

“周总，搞开发的，行为上哪能战战兢兢。市政府对硅谷北区南区建设总体要求是中国第一，世界先进；大领导则希望‘世界看到硅谷，就看到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市委市政府批复的硅谷北区南区开发计划是‘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五年上台阶，十年创一流。’围绕这些目标和要求，我们的工作计划分解到每一天了。一环又一环的工作，一件又一件的具体事，都在争分夺秒地抓紧落实啊，有很多事情能放得下，可是时间等不及啊。”

“周总，这棵菩提树所处的位置正在规划的节骨眼上，要是留下了，给硅谷总体规划的实施可就出了天大的难题！”丁能胜跟在周韵的身后到办公室开碰头会。

“有这么严重吗？”周韵边走边自言自语地说，“我们还得换位思考吧，菩提树如果保留，不一定就是坏事。”

碰头会的各位领导已经到齐。

周韵听完各分管领导的情况汇报，讲了菩提树的问题：

“今天上午，园林局的同志同我公司就菩提树的问题要开专题会议。这件事早定要比晚定好，这个时候定，要比今后定更有意义。关于拆迁难题，原以为就是那个自建的所谓古老的四合院和四合院中一对母子残疾人，现在看来，菩提树也还是个问题。一方面，菩提树下有那么六家人，同这棵树结下了深厚的友情，感情上希望把这棵树留下；另一方面，从目前掌握的情况看，很有可能这树就是从前疏于登记的古树，如果是古树，那就是宝贵的资源，保护它，责无旁贷。”周韵环顾四周，继续道：

“这棵树的处理问题，由丁能胜同志牵头组织公司内外，专业上，要尊重叶文蕙的意见。”

碰头会刚散，园林局的同志就来到了会议室的门前。

“丁总，没想到在咱们硅谷北区南区还有印度七叶树，你们请我们来对此树进行测定，还是令我感动。在北京地区，七叶树除了在寺庙偶有种植，在硅谷和周边地区还是鲜有所闻。”一位白发弯卷的女专家听完叶文蕙的介绍，有些激动。

“硅谷北区南区的人文，值得探求的地方很多，这里曾经是清咸丰、同治两朝军机处办公之地；清末大太监李莲英的住宅也在附近，还有慈禧老佛爷和光绪帝从故宫到颐和园举事办公游乐庆典，也常路过此地，有段街道，被称之为御道吧。”另一位看来只有四十岁左右的专家干脆讲起了硅谷北区南区的人文故事。

“我以为这棵菩提树能落根硅谷北区南区，且历经沧桑而茁壮，既是奇事也是罕事，还是不要纸上谈兵吧。”白发专家有些按捺不住。

太阳已经当顶。温暖的阳光在这早春的北方的三月晒着人们的头，晒着人们踏着的地，晒着人们的心，足足可以顶得上一杯暖暖的红糖老姜泡着的茶了。

随同来的一位年轻工程师操作起了测量仪器，白发专家则抱着树身，把脸贴在因为拆迁而尘埃裹着的缺乏鲜活之气的七叶树主干上，电视台的记者见了七叶树，分外激动，只见他把一只腿跪在地上，对着白发专家从树根底下一直缓缓地把镜头往被金灿灿的阳光镀上了一层金色的树干，直至树顶的树枝扫描过去。或许是人多的缘故，或者是天气暖和的原因，那个久也没有喜鹊光顾的成三十度斜斜地踮在天空中的树枝上的黑黑的窝中跳出一只硕大的花喜鹊，它站在一根细枝上，“喳喳”地翘尾点头。从不远处一棵高大的国槐树上飞过来一只同样雄美的喜鹊。这只喜鹊脚刚在枝杈上站稳，即把头朝树干上伸下来，张开嘴不住地叫唤。